

貼近孩子 永續推動語文教育

國語日報

◆周行 文字工作者

※《國語日報》不只長期擔任「兒童平面媒體」的要角，從日報延展出去的出版和語文中心等部門，更為台灣的兒少出版與校外語文、才藝教育奠定發展的根基，可以說，成立已逾一甲子的《國語日報》從教育體制外參與、形塑了台灣兒童教育的形貌。※

▲E1-1 洪炎秋，原名洪樵，字炎秋，後以字行。1899 年生，1980 年過世。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曾執教於多所大學。1946 年返台，曾任台中師範學校校長、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委、國語日報社長、台大中文系教授、立法委員。畢生致力於國語教育。出版有《文學概論》、《閑話閑話》等二十餘種。

▲E1-2 何容，本名何兆熊，1903 年生，1990 年過世。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駐會委員，主編《國語周刊》。1946 年受命來台擔任首批「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中國語文學會常任理事、《國語日報》董事長等。投注心力於研究及推動國語運動，主編《國語日報辭典》。出版有《中國文法論》、《何容文集》等。

▲E1-3（夏祖麗提供）何凡，本名夏承楹，1910 年生，2002 年過世。北平師範大學外語系畢業。曾任北平《世界日報》等報，來台後歷任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國語日報》總編輯、總主筆、社長、發行人等，《文星》雜誌主編，《聯合報》主筆。在《聯合報》副刊撰寫「玻璃墊上」專欄 30 多年。曾獲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著有《何凡文集》26 卷、《何其平凡》等。

▲E1-4 林良，筆名子敏，1924 年生。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畢業。歷任《國語日報》經理、社長兼發行人、董事長等職，兼任台灣師範大學講師。曾主編《國語日報》兒童版，後又執筆「茶話」、「夜窗隨筆」專欄。曾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讀物金書獎、中山文藝創作獎、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金鼎獎終身成就獎等。著有《小太陽》、《爸爸的十六封信》、《兔小弟遊台灣》等百餘種。

▲E1-5 馮季眉，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雜誌、圖書、報紙主編，兒童廣播節目製作人，1983 年進入《國語日報》服務，歷任副刊編輯、副刊組組長、副總編輯、總總編等職，現為副社長兼總編輯。主編兒童文學相關讀物數十種，編務之餘，關心並投入兒童文學推廣工作。

▲E1-6 國語日報創刊時的社址設在植物園內。（國語日報社提供）

▲E1-7 和 E1-8 《國語日報》版面雖陸續進行調整，不變的是胡適的報頭題字。左為國語日報創刊號。

▲E1-9 1960 年代初，語言學家趙元任、楊步偉夫婦訪問國語日報社。座者左起：洪炎秋、何容、游彌堅、趙友培、趙元任、楊步偉、齊鐵恨、王玉川、羅家倫，立者左起：柯遜添、何凡、張席珍、柯劍星。（夏祖麗提供）

▲E1-10 《世界兒童文學名著》引進之初，對推動台灣兒童閱讀具有啟蒙作用。

▲E1-11 各種辭典、字典是國語日報的長銷書。

▲E1-12 何凡引進的「小亨利」漫畫，幽默風趣，陪伴各世代小學生度過童年。

▲E1-13 國語日報持續推動讀報教育，小朋友讀報後變得很有自信。（湛淑婷攝影，國語日報社提供）

▲E1-14 兒童文學牧笛獎培育國內的兒少創作者。圖為頒獎典禮。（國語日報社提供）

▲E1-15 矗立於福州街二號的國語日報大樓。

提起《國語日報》，首先躍入腦海的鮮明回憶便是刊頭胡適的題字，注音符號妥貼地伴隨在工整的楷體旁，「一份有注音的報紙」，這個開前人所未有的特色，正是《國語日報》的正字標記。

這樣的視覺印象，應當也開啟了眾多台灣民眾的童年記憶：無論是家中訂閱，或是上學後和班上同學輪番傳閱；無論是中規中矩地從頭版新聞看起，或是搶著打開副刊讀最新的小說故事、長篇連載，又或既興奮又期待地察看投稿版面有沒有自己的嘔心瀝血之作……對於喜歡閱讀的孩子來說，《國語日報》所扮演的每日精神食糧角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無其他報章刊物可抗衡，尤其是在彼時，影視傳播與數位資訊尚未發展到如今日緻密，更別說提供兒童更有趣而全面的閱讀內容。

事實上，《國語日報》不只長期擔任「兒童平面媒體」的要角，從日報延展出去的出版和語文中心等部門，更為台灣的兒少出版與校外語文、才藝教育奠定發展的根基，可以說，成立已逾一甲子的《國語日報》從教育體制外參與、形塑了台灣兒童教育的形貌。

★讀書人辦教育報，首重推廣語文教育

1948年10月25日，《國語日報》正式在台灣創刊。它的前身，是原先基於推廣國語教育而在北平發行的日報《國語小報》。不同於一般報紙意在傳遞資訊，這份起初由教育部訓令辦理的《國語日報》更多了推行國語、教育民眾的使命，也因此，創刊初期的《國語日報》和教育部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關係密切，除了發行人兼社長魏建功為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閩台辦事處主任外，省國語會主委何容為報刊的籌畫策辦主持人，而《國語日報》的社址更直接借用當時位於植物園內的國語推行委員會。

草創初期的《國語日報》營運說不上順利，戰後社會經濟仍處於動盪，辦日報更需耗費大量人力與成本，在這方面皆屬拮据的《國語日報》，在創刊一年

（1949年）後便遭逢營運危機，為了穩固業務發展，報社成立了董事會，由傅斯年、杜聰明等社會賢達和學術人士出任董事，畢生致力於國語教育的洪炎秋則代替人還在北平的魏建功擔任社長，《國語日報》初期的關鍵人物——何容與洪炎秋從此領軍展開報社的拓疆闢土之路。

何容與洪炎秋二人皆為學養深厚的作家、教育者，也因此，《國語日報》創刊之初，就註定了「讀書人辦教育報」的特殊體質。致力推廣國語教育的《國語日報》，從創刊的版面分配就可看出異於其他報紙，而其最為鮮明的特色——副

刊，則自頭至尾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強調推廣國語，然而洪炎秋等人非常重視方言和台灣各地母語，因此早年《國語日報》也有相當分量的方言與鄉土民情介紹。另一方面，在此「植物園時代」（註：依林良所撰的「國語日報簡史」，將《國語日報》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植物園時代（1948～1954）」、「長沙街時代（1955～1962）」、「福州街十號時代（1963～1984）」、「福州街二號時代（1985 年至今）」，《國語日報》的兒少版面也從原本副刊的七個領域之一，逐步增加版面與內容比例，為日後轉型為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的報紙奠下基礎。這段期間，《國語日報》最著名也最長壽的漫畫和專欄——四格漫畫《小亨利》（由歷任總編輯、副社長、社長等職務的何凡引進並撰寫說明）、《古今文選》都已刊行；而為了增加收入，報社也承接書籍的印刷出版。由於《國語日報》印刷採用的是國字與注音連在一起的特製銅模鉛字，是當時的獨門工具，因此成為報社的「金雞母」，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待這筆收入穩固後，方於 60 年代正式成立出版部門。

1955 年，《國語日報》進一步組織股份有限公司，並遷至長沙街，進入「長沙街時代」，這個時代的報紙已將重心逐漸轉至兒童讀者，除了辦理兒少徵文比賽，也開始編印兒童讀物。1959 年，《國語日報》正式改組為財團法人。進入 1960 年代，由於報業蒸蒸日上，為擴大業務經營，買入福州街十號住宅遷入。這段時間堪稱《國語日報》的黃金起飛期，除了 1964 年成立出版部，由林良擔任出版部主任、總主筆夏承楹（何凡）督導業務，大量譯介世界兒童文學經典讀物，並創立《兒童文學周刊》，持續探討兒童文學的理論與相關研究、開拓台灣對兒童文學的認識，報紙增張（1965），且正式走向早報經營，報社也擴大成立了語文中心（1973）、函授學校（1974）。

1985 年，《國語日報》遷入福州街二號，亦即今日社址所在。營運發展健全的報社，其間逐步成立文化中心、兒童圖書館、網站，甚至參與廣電節目的製播，也發行了提升兒童寫作能力的《小作家月刊》、分齡閱讀的《國語日報週刊》等期刊。此外，為了獎勵台灣兒童文學的創作風氣，自 1995 年開始舉辦「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直到今日仍行之不輟，成為培育國內兒童文學創作的重要搖籃。在語文推廣方面，從 2007 年起舉行的「讀報教育」

（Newspaper In Education）也展現了相當成果，讓許多偏鄉學校的學生得以藉由閱讀《國語日報》，增進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回首這段漫長的發展過程，《國語日報》之所以成就其作為人文教育報的特殊地位，實則仰賴創刊歷來多位重要人物參與內容籌畫和編務運作——

自 1949 年起擔任社長的洪炎秋（1899～1980），曾於台灣大學中文系等院校執教，也曾任立法委員，是台灣推行國語教育的關鍵人物，尤其著力於保存方言母語、國字的讀音統一、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等，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自學經驗，創辦「國語日報函授學校」，具現了普及教育的目標。林良撰寫「國語日報簡史」時，以幽默的筆觸一語帶過：「社長洪炎秋先生每天搭公車上班。」事實上，1975 年時洪炎秋在上班途中被公車撞傷，昏迷數日，日後則因腦溢血卒於

任內，是報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表率。

原為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的何容，亦為台灣國語運動的主力推手，歷任《國語日報》副董事長、董事長等職務，其主編的《國語日報辭典》費時近五年方完成，發行後不僅締造銷售佳績，更獲得金鼎獎，與《國語日報破音字典》、《國語日報字典》等成為出版部的長銷書。

何容在 1990 年過世前仍持續推動、參與國語文教育活動，對於國語教育的投入令人感佩。

筆名何凡的夏承楹是記者出身，自 1948 年起歷任報社編輯、副總編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總主筆、副社長、社長等職，和洪炎秋、何容是報社創刊時期合作無間的三人行。同時，他與夫人林海音女士在各自的編輯生涯成就卓著，是台灣文學史重量級的夫妻檔。夏承楹最為報社同仁稱道的，是不苟言笑的外表下令人驚豔的經營創意：他引進漫畫《小亨利》、《淘氣阿丹》，並為之編寫文字故事；舉辦徵文比賽；和洪炎秋、林良等人合寫「茶話」、「日日談」等專欄；設立出版社和語文中心，將報社帶進多廣化經營的黃金時代，也是台灣報業創舉；而他愛好桌球運動、熱心提倡運動的「業餘興趣」，則和他愛在假日上班、看稿、改稿精細的工作習性，一起成為《國語日報》後人津津樂道的「社史」之一。

被桂文亞在《見證 國語日報六十年》一書中喻為「不折不扣的國語日報人」、「兒童文學界共享的『文化資產』」的林良（筆名子敏），歷經編輯、主編、出版部經理、發行人兼社長、董事長等職，至 2005 年自董事長任內退休，是《國語日報》讀者們心中永遠的林良爺爺，更以其等身的文學著作、溫文儒雅的辦報風格以及提攜後進的無私精神，成為台灣兒童文學界的典範，報社也在他的經營下有了穩定、持續的業務成長。

桂文亞在文中指出，林良對從事兒童文學、教育、文化相關事業的後輩所給予的提攜，「正是國語日報六十年來辦報的一種人文精神的延續」，而這樣的精神，則是從何容、洪炎秋、何凡、林良以來「一脈相傳的薪火」。

如今，薪火仍在傳續，走過 62 年歲月的《國語日報》，大樓外斗大的胡適題字依舊。這間老字號的媒體與出版社，固然堅守著創社以來三大核心精神——推動語文教育、為下一代服務、為文化服務；然而，如何站在巨大的傳統上打造出新貌，也考驗著目前的經營管理者。要擦亮歷史招牌，與其淘汰舊有、競逐新潮為務，將傳統翻轉出亮眼新意，才是累積大量前人資產的《國語日報》出奇制勝、推陳出新的關鍵。

★從版面美感與新聞專題進行調整

座落於福州街二號的《國語日報》大樓，三樓是日報、期刊編輯部以及圖書出版部的據點，這個被現任出版部總編輯黃莉貞戲稱為「製作工廠」的所在，扮演著宛如《國語日報》大腦中樞般的關鍵角色。

2008 年，由於組織精簡，出版部門被合併至編輯部，成為出版組，改組後績效表現突出，因此今年七月又再改制回出版部。編輯部負責日報與期刊編務，人

員編制約六十人。出版部負責書籍出版與門市書店經營，人員編制約十多人。負責督導整體編務與業務的，則是在 1983 年進入報社，歷任「家庭版」等副刊編輯、副刊組組長、副總編輯、總編輯的馮季眉副社長。

馮季眉回顧自身在《國語日報》的工作經驗，報紙歷經不少遞進與變革：1987 年開放報禁後，《國語日報》隨之增張，周三、周六亦有發行增刊，1994 年起推出《小作家月刊》與《國語日報週刊》……目前的《國語日報》每日出刊四張，內有新聞一大張（4 版）、副刊三大張（12 版），內容針對 8 至 15 歲的兒少讀者、家長與教師設計規畫，舉凡文教新聞、少年法律、兒童文學、少年文藝、漫畫、科學／語文／藝術教室、生命教育等，都是這份定位為「兒童教育專業報」的版面內容。

《國語日報》予人最鮮明的印象，就是注音符號，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特色卻也帶給編輯和報紙的視覺呈現不少限制。考量到讀者的閱讀習慣已有所改變，這幾年的版面陸續進行微調改版，包括將胡適的報頭題字微調比例、頭版標題從直排改為橫排，從兩行題改為一行題，同時調整各版文字與圖片的比例，具體要求各新聞版面每天的圖片數量，使文字更簡潔、圖像更豐富、編排更大方，增加整份報紙的易讀性。

在新聞內容方面，當多數報紙同業走向聳動、犀利、淺碟式的報導風格之際，秉持「教育專業報」方針的《國語日報》，則反其道而行，加強經營內容的深度與廣度。目前報紙每周固定有六個專題版面，如周一的「時事週報」、周日的「文化週報」、「國際兒童新聞」專版等，每季也會策畫系列專題，就教育和兒童議題呈現更多深入的報導剖析。也因此，這幾年報社培養了多位寫專題或調查採訪的優秀記者，幾年下來陸續獲得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社會光明新聞獎、卓越新聞獎平面媒體類新聞評論獎、雲豹新聞獎、優良平面兒少新聞採訪報導獎等新聞獎項。

至於新聞選題原則，儘管眼下一般媒體呈現的兒童新聞，暴力霸凌和各項壓力等負面新聞不斷，《國語日報》站在教育本位和從兒童出發的角度上，並不會隨之起舞，而是偏重報導事件發生後學校等相關單位的因應方式和態度，請專家學者對此提供意見，更重要的，是將事件主體——孩子的意見呈現出來，讓孩童談自己面對新聞事件的看法和感受。

「我覺得，在跟孩子談很多事情時，不能只告訴他們新聞面向，還應該有一個思想、判斷、多元觀點的引導。我們選擇這樣的處理方式，做成新聞議題，採訪各方意見、觀點的呈現，讓孩子自己思考，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斷」，馮季眉道。

此外，自辦報以來，副刊便是《國語日報》最具代表性的版面，從 1948 年的七種副刊（鄉土、語文甲／乙、家常、史地、周末、兒童），以兒少讀者為主要對象的版面逐漸增加，50 年代更直接成為「兒童」、「少年」兩大副刊版面，進而細分為屬性不同的單元欄位。而長壽副刊「古今文選」、「書與人」也持續刊行，成為《國語日報》長年推動文學賞析、語文通識教育的表徵。

馮季眉以「兒童副刊」為例，這個允稱為國內兒童文學重要根據地的版面，隨著版面增刊而化身為不同的副刊，現在的兒童文學副刊，就下分為兒童文藝版、漫畫版、科學教室版等獨立版面。其中，兒童文藝版更是本土兒童文學創作的重要發表園地，歷來集結了大量兒文作家的童詩、童話、校園故事等各類型創作。

《國語日報》深知兒童文藝版擔負著重量級的責任，因此力求展現最好看的創作內容與培養本土寫作人才，成為版面兩大進稿方針。每年副刊會有一檔「名家童話大展」，邀請王文華、管家琪、林世仁等知名兒童文學作家提供精心之作，每兩年推出一次「大師說故事」系列，邀請林良、張曉風、鄭清文、司馬中原等資深文學大師為孩子寫故事；此外，也保留一定比例給新銳作者的創作曝光，「我們在這版面可以看到很多年輕的兒少作家在創作質量上的進步，從新銳變成知名作家。」

盱衡辦報之初，洪炎秋為文分析《國語日報》的編輯方針：

文字簡潔，完全口語，要達到「怎樣說，就怎麼寫」的目標。就是翻譯電訊稿，也是這樣改寫精編。

在新聞處理方面，以「教育意義重於新聞價值」作準則，凡是違反教育原則的新聞，不管他如何轟動社會，也都一字不提。對文教新聞的報導，有獨到的地方。

副刊的編輯，大都適應學習國語和輔導教學的要求，深入淺出，篇篇適用。

對照之下，《國語日報》容或因照顧讀者需求，在視覺或單元細分化等方面與時俱進，然辦報精神和編輯原則，倒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推動讀報教育

總的來說，在報社前人胼手胝足打下的厚實根基上，近年的《國語日報》雖陸續改版、調整，其著眼所在，多是更細膩的觀照：如何配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在視覺美感、版面配置上進行調整；在新聞報導方面，則戮力經營深度的專題系列報導；而最特別的，則是在編務之外，還發起推動一項對兒童教育深具影響性的社會運動——讀報教育。

馮季眉屢次提及《國語日報》真正的核心在於「教育」，用教育手法傳遞訊息，進而達到引導孩子的目的，是日報與其他媒體最大的不同之處。基於此，2006年起，《國語日報》正式推動「讀報教育」。讀報教育原為美國《紐約時報》於1930年代在大學所推行的活用新聞行動，然而，當場景搬到台灣，更關鍵的是如何讓非城市的學童也能藉由報紙這項資源達到學習的效果。

「從前社會沒那麼富裕，國小班級裡都還會提供一份《國語日報》，精省後政府就沒再做這件事情，要讀報就得仰賴學校或家庭，但學校經費有限，城鄉落差又大，偏鄉學校和家庭都很難關照孩子的課外閱讀。當時注意到這問題，就希望至少能夠讓偏鄉的小朋友可以讀報……報紙是很好的教材，我們用這樣的態度編報紙，也想讓大家注意到這樣的事情。」

馮季眉進一步分析，報紙由於每天都有新資訊，可以補課本之不足，能扮演老

師的教育幫手，補充教育需求。對學生來說，若老師能帶著學生讀報，讓他們知道外界發生的事情，有助於開拓眼界，也能讓教室裡的學習與真實世界連結。在這些面向外，她也強調，「國語日報有個重要特色，就是重視文字的精簡正確，因此天天讀報，第一可養成閱讀習慣，其次學到更正確使用語文的方式，第三在於各方多元的學習」，「三個相加，對於孩子的學習就很有幫助了。」

在做法上，《國語日報》與民間基金會合作，透過認同理念的基金會挹注，每年公開徵求讀報教育實驗班，有意參與的老師撰寫教學計畫，最後評選出用心、可行性高的教案，提供一學年的報紙給班上所有學生。除了報紙外，報社也提供自行編撰的讀報相關教材和剪貼簿，讓實驗班的師生更能活用手中報紙。為了瞭解讀報教育的具體成果，從 97 學年起，《國語日報》委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的課程發展研究所針對讀報實驗班做學術調查，結果發現孩童的閱讀習慣、語文能力、學習興趣、校外知識都有明顯提升，閱讀習慣和對標點符號、詞彙的使用也有大幅進步，「這讓我們很確定這件事情對孩子很有幫助，也就持續做下去。」

目前，社會對此計畫贊助的公益單位多達十多個，每學年入選的實驗班學生逾萬人，當然，這個數字對想讓更多孩子享受閱讀的《國語日報》來說，還可以更多。

★RENEW 經典，賦予新生命

1964 年成立的《國語日報》出版部，固然在原來的書籍印製發行上取得穩健業務發展才正式成立，卻也因著出版、譯介兒童文學作品與讀物，與日報雙管齊下，為台灣兒童文學的大步向前發出響亮的號角。

現任出版部總編輯黃莉貞分析，《國語日報》出版的書種共有一千三百多種，市場流通約五百五十多種，目前書系將以往的分類整合、重新歸納為「文學・故事」、「牧笛獎叢書」、「工具書」、「作文語文」、「親子」、「勵志」、「科學」、「讀報教育」等大項，下再依據類型細分。

在編輯室一隅的房間中，黃莉貞搬出從以前具代表性到目前最新的出版品，一一在桌上展示。其中，除了袖珍開本、造型小巧可愛的繪本和童話集，還有製作細膩超越一般宣傳品的《世界兒童文學名著》出版目錄，當時的編輯為這 120 本書籍邀請不同老師撰寫導讀，「以直銷目錄來說，這真的非常精緻！」黃莉貞嘆道。

「因為在這麼有歷史感的出版社工作，會特別有『在做出版事業』的感覺」，也因此，近年出版部的選書、出版策略，傾向於將過去的經典重新蒐集、整理，以 Renew 的概念重出，黃莉貞看著手中的歷史讀物，還是驚嘆，「這些前輩的努力真是非常厲害、很精采，光是把它們的成果重新挖掘出來，就很不得了……」

回首過往，當年的《國語日報》原本以出版報紙刊行集結的《古今文選》為主。這個元老級的副刊單元，最早基於提供中學、大學程度的讀者合適的國語

文補充學習教材而設置。規畫之初，羅家倫、臺靜農、鄭騫、謝冰瑩、許世瑛等專家學者與國語日報諸公會面商討編選原則，可見當時眾人對這樣的單元抱持著高度期待。《古今文選》選定文章的原則為古今所見及中學課本流行的文章、公認具代表性的文章，現代作家自選作品或現代人所選名家作品精選。歷任主編也是一時之選：齊鐵恨、梁容若、方祖桑、林文月、曾永義、黃啟方、王基倫、洪淑苓等。

《古今文選》的合訂本發行後，最高銷售紀錄達一個月四千冊。平裝合訂本八年內銷售量超過十萬冊，訂購者則涵括港澳、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韓國、日本、美國等地，後更衍生出專門介紹作者傳記的「書和人」單元，與日後口碑銷量雙贏的《國語日報辭典》，堪稱報社早期的重量級出版品。

到了 1964 年，出版部正式成立、林良出任主任後，更是全面性地積極開拓書籍出版的業務，其中具代表性的出版紀錄如下（註）：

第一本出版讀物——三百字故事（王玉川編，定價一元五角）

第一本本土創作小說——小冬流浪記（謝冰瑩著，民國 55 年 11 月出版）

第一本外國翻譯書——紅花俠（洪炎秋改寫，民國 52 年 7 月出版）

第一本辭典——國語日報辭典（何容主編，銷售 60 萬本）

第一本字典——國語日報字典（何容主編，銷售 65 萬本）

第一本本土漫畫書——破棉襖（童叟繪著）

第一本外國漫畫書——淘氣的阿丹（夏承楹譯）

第一本得獎作品——國語日報辭典（金鼎獎，民國 63 年 9 月出版）

第一套暢銷書——世界兒童文學名著（民國 54 年 12 月出版，共 12 套 120 本）

第一套作文叢書——小作家（民國 51 年出版，共五套）

第一本兒童文學合訂本——兒童文學周刊（民國 63 年 7 月出版）

第一本精裝書——古今文選（齊鐵恨等主編，民國 42 年 8 月出版，已出版 12 集）

事實上，將《國語日報》出版品放在台灣的出版歷史中來看，會發現其幾乎是 80 年代前民間兒童讀物出版量最多、涵括領域最廣、也最具影響力和分量的。其中，又以前述的《世界兒童文學名著》被視為最大的貢獻——這套連知名作家張曉風都買給孩子閱讀的叢書，在台灣普遍對「給兒童看的圖畫書」缺乏認識之際引進，著實具有啟蒙的關鍵性。

此外，「我們的優勢是這些早年的出版品，都是大名家翻譯，譯筆優美，若能取得版權重出，讀者就能重溫閱讀的快樂」，馮季眉分析道。在這樣的信念下，近年《國語日報》便針對前人慧眼獨具的經典書重新詮釋、出版，近期代表當如「保母包萍」、「小熊派丁頓」、「柳林中的風聲」等系列。

重出經典，固然有對「好經典不過時」的篤定，再則是不陷入爭搶國外暢銷翻譯書的考量，黃莉貞以「保母包萍」系列為例，當初由出版社同事自行寫信與包萍基金會談版權，再與本地插畫家許書寧合作，重新繪製插圖，透過賦予經典新生命的方式，讓美好的書籍與當代孩子重新對話。

又如《柳林中的風聲》這本 1908 年出版、被譽為英國兒童文學黃金時代的壓軸之作，當時由知名譯家張劍鳴，以優美譯筆將這部「英國散文體典範」的作品介紹給國內小讀者，如今重新面世，考量到當時翻譯多有「兒化音」等令現在讀者感到隔閡的用語習慣，因此馮季眉親自將這本她非常喜愛的故事重做潤修，使全書在語境、語感以及部分翻譯方面，更臻理想，新版本取得英國 Wakker 出版社的授權，採用 Inga Moore 的優美插畫，帶給讀者兼具藝術性與文學性的閱讀感受。

此外，《國語日報》自 1995 年舉行的兒童文學獎項「牧笛獎」，也是出版品的重點書系。今年邁入第十屆的牧笛獎，從原來兩年一次的「圖畫故事」與「童話」徵選，精實為一年一次，專注發掘、培育國內童話人才，十餘年來，如林世仁、賴曉珍、岑澎維、王文華、林哲璋等曾參與牧笛獎的新銳作家，都成為備受矚目的兒少創作者。

然而，面對整體出版環境的日益艱困，和國內少子化帶來的市場衝擊，《國語日報》儘管一步一腳印的踏實繼續前進，卻不諱言，仍有相當多層面需要家長、教師等共同為兒童文學費心經營、用心以待的。

黃莉貞認為，台灣兒童文學市場最欠缺的，是「引導者」的角色，這個引導者可能是父母，可能是故事媽媽，也可能是創作者本身，擔負起帶領孩子走入文字閱讀世界的任務，「我們常遇到家長說，為什麼不出一些小孩自己就會主動看的，或是多出些親職品德教育的書？但我想的是，現在小孩誰不愛吃麥當勞？可是如果你天天只給他吃麥當勞，他就會被限制在一個範圍內；加上孩子從小習慣電腦互動光碟這類主動出擊的東西引導，就無從讓文字帶著他的想像力有所延伸，也會造成胃口偏食。而家長若自己都不愛閱讀了，跳過自己引導孩子的階段，又怎能幫孩子選書？親子共讀的經驗也就更少了。」

至於少子化和市場窄化的必然現象，因應之道唯有秉持出版原則，持續推出好作品。「兒童文學的出版原則，就是『貼近孩子』。你看這些 50、60 年代的前輩做兒童文學，引進經典，就是從這方面去想。在細節的掌握上如何更具親和力，讓孩子感覺親切，這是做兒童文學隨時受用的基礎」，黃莉貞道。

★永續經營「國語日報精神」

《國語日報》自創社以來，歷經何容、洪炎秋、何凡、林良等前輩努力，有了今天枝繁葉茂的壯闊風景。如今的《國語日報》，在編輯部和出版部之外，尚有自 70 年代便以前瞻視野陸續成立的語文中心和文化中心，從校園外為孩童帶來多元、鮮活的不同領域學習經驗。

馮季眉回憶早年與前輩共事的經驗，語帶緬懷地表示，何容、何凡、林良等前輩豐富的文化學養、嚴謹和高度自我要求的工作態度，都為《國語日報》留下了重要且永續的典範。她回憶主編「家庭版」時期，家庭版專欄「茶話」和「夜窗隨筆」的作者林良（子敏），不僅平素與下屬相處毫無長官身段，面對撰稿工作總是非常有紀律，永遠準時交稿，即使出差或出國，也必定預先備好存稿。前輩的編輯態度之嚴謹，「看稿子沒改個三、五遍是不會發稿的……一字一

句都不苟且」，然而，從編者轉換為作者，不但寫得一手簡練的白話文，還展現常人不及的輕鬆幽默；外表嚴肅、不苟言笑的何凡，卻能為沒有對白的漫畫「小亨利」編出幽默的對白。馮季眉笑道，當時身為編輯，最大的快樂就是像讀者一樣期待他們的稿件。

置身於「歷史」中從事出版與媒體工作，承襲前人傳統之餘也得面對創新和與時俱進的挑戰，馮季眉坦言，如何擦亮老字號招牌，是同仁經常討論的問題，「第一，把現有的照顧好、做得更好，例如報紙還是要追求精緻化與影響力，最近我們就在討論印刷改革和視覺呈現如何更好。在（語文／文化中心）課程部分，除了原本很成功的作文班、科學班，也積極思考還能提供孩子哪些市場欠缺的學習領域。至於出版部分，報紙和出版都在醞釀數位產品的研發。」這座走過一甲子的大寶庫，看來仍將在編輯們的努力下，展現出寶石不同切面的煥新燦亮光芒，也令人期待《國語日報》在教育和兒童文學的路上，持續走得穩健，以嘉惠更多台灣的莘莘學子。

註：參考《國語日報》企畫部主任蔡惠光於 1998 年所整理之出版部歷史，資料引自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林哲璋碩士論文〈國語日報的歷史書寫〉，2006。

（本專欄係「台灣人文出版史料調查與研究第二階段計畫」之一，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